

那些年，我遇見的歐洲

蔣宜汝

2005年。初秋。巴黎。

手心撫觸一紙旅行中寄給自己的明信片，仍包裹著巴黎初秋陽光的溫度和氣味，透明、寧靜，記憶飄隨一陣清新的微風，有如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中藉由貝殼狀的瑪德蓮蛋糕與茶的香氣，味覺與視覺的記憶相連使往日時光重現，巴黎饗宴的種種美味和感動逐漸變得清晰。

作家米契爾曾以幽默方式描述「來巴黎沒參觀咖啡館就像到埃及沒參觀金字塔一樣」，一直以來深深著迷於台灣某品牌咖啡以旅人為主題、充滿詩意的黑白懷舊風格廣告的我，卸行李後決心前往廣告的拍攝現場「調色盤咖啡館（La Palette）」作為這趟旅行的開始；沿著塞納河岸走來，穿越蜿蜒的街道，總算在一條小巷的盡頭瞄到它那灰撲撲的店名印在一塊不起眼的黯淡遮陽棚上，宛如鮮豔的華麗叢林中輕易就被忽略掉的一朵小雛菊，讓我綺麗的幻想瞬間斷訊；為了不讓自己輕易幻滅，我仍試圖從失落的情緒中找尋夢寐以求那支廣告營造的「孤獨享受、享受孤獨」漂泊美感，勇敢向穿梭裡外的侍者點杯標榜重現原味的expresso，挑個面對門口的隱密角落坐了下來；咖啡端上桌時，我驚喜瞥見盤中靜躺一塊復古風格包裹的小方糖，頓時掃除了幾分鐘前的喪氣，準備拆開期待已

久的聖誕禮物般小心翼翼地翻起折角，露出晶瑩的姿態，流線地滑入杯中，完美的色澤映入眼眸，無暇的香氣竄入嗅覺，啜下第一口巴黎藝術，整顆心融化在溫醇的火焰中，我隱約聽見小王子輕拂耳邊悄悄地說：「眼睛是看不見的，一個人必須用心靈去看。」一杯左岸的味覺中，嚐到旅行的意義。

愛德蒙懷特在《巴黎晃遊者》中曾說「巴黎是一個只打算讓行人看見的世界，因為只有閒逛的步調，才能將豐富的細節盡收眼底」，鏡頭拉近，每個畫面背後的故事流瀉出動人的音符，巴黎街頭是藝術的天堂，處處充滿驚喜，時時刻刻融入當下的幸福覺醒，陽光閃耀下擁吻的是黑白人形上半身照片結合下半身質地柔軟的艷麗禮服，虛實相映的精品櫥窗，穆浮塔古老街道的清晨沁涼空氣中迴響著久遠年代的馬蹄聲，後現代龐畢度中心前喧囂年輕人遊行五彩繽紛的超現實；而將鏡頭從特寫逐漸拉高拉遠，我看到的不僅是特定巴黎街景的存在空間，也看到季節彩繪在塞納河畔、天空、街道、建築、巴黎人、旅人與美麗城市間的關係；從攀登佈滿歲月痕跡的階梯一步一腳印的喘息中，見證伏爾泰與盧梭的啟蒙靈魂照耀的萬神殿，震撼於雨果筆下「鐘樓怪人」敲響崩解封建勢力的聖母院警鐘；踩在拿破崙盛世狂風暴雨席捲的高崗上，凱旋門放射十二條光榮的星帶演奏壯烈的馬賽曲，我產生一種昂揚在世界中心的錯覺；

而攻艾菲爾鐵塔頂的那一夜，凱旋門搖身變成一座精緻的樂高模型，我驚呼在同一個城市空間中，透過不同的視角竟能看見如此多樣的風景、截然不同的世界！遠方的鐘聲響起，鐵塔的身軀幻化成無數隻閃亮著金色翅膀的小鳥，恣意飛翔。

2009年。初夏。義大利。

因為實習的機緣，我們一行人來到了羅馬城，在短短十天穿越了時空的歷史記憶、藝術和遺跡。那一天，我們登上一座山丘鳥瞰壯闊的古羅馬廣場（Foro Romano），壯闊的氣勢彷彿在訴說這片滿佈殘破的建築遺跡、孤獨挺立的石柱、青苔滿佈的石塊之空間曾有的繁榮富裕，西元前羅馬共和時期，它是羅馬公共場所集中的區域；到了帝國時期，更是龐大版圖的權力中心，這片土地完整地呈現西元前後羅馬人公共生活區域；德國教授Dohna說：「以佛洛伊德的觀點來看，羅馬是一個『健康』的城市，因為它赤裸裸地呈現悠遠的歷史長流中每個時期的真實面貌，

就像是一個人能勇於面對生命史中每個階段的自己。」佛洛伊德的觀點讓城市有了生命，它勇敢真誠地向我們揭露它的歷史，而此時此刻我們正開始參與這生命史的一部分，留下我們的震撼、驚嘆與對這個城市的種種情感——這是課程的第一天，Dohna引述佛洛伊德的話為精彩的羅馬城之行揭開了序幕。

羅馬的最後一晚是場難忘的〈仲夏夜之夢〉。在義大利看歌劇是我長久以來的夢想，利用課餘時間殺去歌劇院發現這個檔期沒有歌劇，失望之餘意外發現這齣改編自莎士比亞喜劇的芭蕾舞劇即將在卡拉卡拉大浴場（Terme di Caracalla）上演，毫不猶豫就訂了票。那晚壯闊的天然舞台佈景、炫爛的聲光效果襯托優雅靈巧的舞姿，令人驚艷，為羅馬之行畫下完美的句點。卡拉卡拉浴場看似一座廢墟，還是能清晰地看出它當年的空間佈局和偉大的結構體系，一半穹頂和牆垣都坍塌了的熱水浴大廳即是舞臺搭建之處，朝向後花園，觀眾席就在花園裡，變幻莫測的舞台燈光打在高高聳立的危牆殘拱上，似乎照亮了它當年的驕傲與輝煌。

巴黎七大旁的塞納河畔，自由的空氣。



托斯卡尼的小窩——早餐的悠閒角落



實習課程結束後，和朋友一起踏上北義深度之旅，從托斯卡尼的田園風光到佛羅倫斯的英勇大衛像，從五漁村（Cinque Terre）看海的日子到迷人的蜿蜒水鄉威尼斯，體驗北義的萬種風情；最後終於如願以償到威尼斯觀賞威爾第的經典歌劇茶花女，在男主角Alfredo與Violetta舉杯歡唱的「飲酒歌」（Brindisi）聲中展開了這段淒美的愛情故事。當我走進表演廳時十分訝異，表演場地和舞台佈景比我想像中簡潔，而且席位不多，舞台離觀眾很近，表演開始後有觀眾在搵扇子，有觀眾小聲地跟著哼唱，彷彿這些曲目對他們而言都是兒時歌謠般熟悉的旋律，恍惚間突然有種在台灣看野台戲的感覺，很親民、庶民文化的氛圍，推翻我對歌劇高高在上、很有距離感的印象。之後上網進一步了解歌劇文化在義大利的角色和地位，得知工業革命之前義大利歌劇幾乎是歐洲音樂的「共同語言」，二次大戰後曾為歐洲三強之一的義大利打敗仗成為沒落貴族，但他們沒有氣餒，從工業先進國積極轉型為文化大國，國家文化政策主動選擇大量投資在歷史古蹟保存以及復興傳統文化上，並企圖讓過去被貴族壟斷的高級文化逐漸平民化，歌劇就是其中一項重要成就^{註1}。我很慶幸這一晚我選擇和義大利人窩在這個小小溫暖的空間欣賞一齣簡單難忘的歌劇，而不是去華麗的大型國家歌劇院，才有機會深刻體驗義大利歌劇的庶民文化面貌。

北義之旅的行程中，我最享受托斯卡尼艷陽下五天四夜的悠閒時光。之前在電影中瞥見托斯卡尼的美景，心嚮往之，終於有機會一睹風采；我們租了一台拉風的小紅FIAT和一整棟鄉間古厝，自由穿梭在托斯卡尼的田園風光之中；眼前一片片不同深淺與色澤的綠絨毯層疊展開，我們在金黃色的麥田中輕舞飛揚，嫩綠色的葡萄園裡迎風展臂，遼闊的庭院中踢足球，星空和螢火蟲

的微光照耀下暢飲葡萄酒談心、談夢想，隔壁棟的女主人和小男孩有時也會加入我們的談話，和我們分享home-made的橄欖油和義大利人天性的樂觀幽默……，在這裡我們不再思索：「什麼是快樂？什麼是幸福？」因為我們已置身幸福與快樂之中。

2011年。初春。巴黎。

這一次卸下了旅人的身份，我又回到了巴黎。師大姊妹校巴黎第七大學（Université Paris Diderot, Paris 7）漢學研究興盛，因此在交換學生期間結識了一些對中華文化有濃厚興趣的朋友，彼此交流的過程獲益良多。課堂中教授鼓勵發言，同學的發問與辯答十分踴躍，在一問一答之中深深感受到其獨立思考與勇於表達的學術氛圍。課堂之外，學生的社團也十分熱絡，尤其印象深刻的是走經校園的小橋時都會遇到學生組織發傳單，詢問是否願意加入本星期國際時事議題的論壇，論壇在大會議廳舉行，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針對當週選定的議題發表、交流意見和想法，我覺得十分有意義。這些學生的視野不只在課業與生活上，更展望國際，關心全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戰爭、移民、資本主義入侵……，並期望透過不同文化的觀點的對話與碰撞，實踐地球村更美好的願景。另外，學生電影社團舉辦的一系列各國影展都頗具深度，影片放映前會對劇情的文化背景、導演的理念等深入介紹，影片結束後許多觀眾會留下來和社團的成員針對影片討論。看到他們從學生時代就如此熱衷對於社會與世界的思考、深探與交流，不難想像自古至今法國何以能栽培孕育出諸多舉世聞名的哲學家、社會學大師與文豪。

巴黎七大的校區鄰近悠閒的塞納河畔與建築風格獨特的密特朗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François Mitterrand），無論是在學校圖書館或國家圖書館中唸書都能俯瞰塞納河，是一種心靈與視野的享受；過橋到右岸映入眼簾的是是鳥語花香的貝西公園（Parc de Bercy），公園旁古老酒窖改造的藝文時尚街區貝西村（Bercy Village）時常舉辦各種類型的音樂表演。我的小窩就在校園旁邊，課餘時常愜意地沿河散步或在草地野餐享受陽光。巴黎是個很有空間的城市，沿著塞納河畔散步，隨時隨處都適合坐下來閱讀、思考，寫寫日記、發發呆，四處散佈大大小小的公園綠地，市區外圍甚至有兩座大森林（Bois de Vincennes, Bois de Boulogne），搭地鐵半小時就能抵達，因而他們的戶外文化興盛，父母常帶小朋友（甚至小baby）到公園或森林裡野餐，學生和上班族也喜歡在河岸野餐、聚會、練團……甚至把折疊式桌椅搬上橋，帶盤壽司、一瓶紅酒和兩只高酒杯，就是一頓河景環繞的浪漫晚餐！巴黎城的得天獨厚令人妒羨，乾爽的氣候、遼闊的天空，精緻的建築，優雅的塞納河貫穿，隨處充滿驚喜的空間……，回國後真希望能在忙碌的生活中多留些時間晃遊台北，尋找幾片思念巴黎的宜人角落。

海明威說：「如果你夠幸運，在年輕時待過巴黎，那麼巴黎將永遠跟著你，因為巴黎是一席流動的饗宴。」我很幸運能在研究生涯的尾聲赴巴黎交換學生，親臨這場華麗的盛宴；於此特別感謝教育部、師大國際事務處、法語中心及歐文所，有您們的支持與協助，我才有這份幸運與勇氣踏上這場學習的旅程，飽滿豐收。

想輕盈地飛翔、優雅地流向大海……
看塞納河……

緩緩、自在地流向大海，
向岸邊的過客舉杯言歡，
朝橋上的旅人微笑揮手，

不為離開而哭泣，

不因留戀而不放手。

感謝塞納河流經我的生命，
教我如何向過去微笑揮手。

也許隨著這一天一天，

坐在塞納河畔的巴黎的夏天，
我學會了流動和放手。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碩士生）



註解：

1. 資料來源：<http://blog.roodo.com/sabinasun/archives/4095663.html>